

封神傳

名著神怪小說



封神目錄

卷一

第一回	紂王女媧宮進香
第二回	冀州侯蘇護反商
第三回	姬昌解圍進妲己
第四回	恩州驛狐狸死妲己
第五回	雲中子進劍除妖
第六回	紂王無道造炮烙
第七回	費仲計廢姜皇后
第八回	方弼方相反朝歌
第九回	商容九間殿死節
第十回	姬伯燕山收雷震
第十一回	姜里城囚西伯侯
第十二回	陳塘關哪吒出世
第十三回	太乙真人收石磯
第十四回	哪吒現蓮花化身

第十五回

崑崙山子牙下山

第十六回

子牙火燒琵琶精

第十七回

蘇妲己置造臺盆

第十八回

子牙諫主隱磻溪

第十九回

伯邑考進貢贖罪

第二十回

散宜生私通費尤

第二十一回

文王誇官逃五關

第二十二回

西伯侯文王吐子

第二十三回

文王夜夢飛熊兆

第二十四回

渭水文王聘子牙

第二十五回

蘇妲己請妖赴宴

卷二

第二十六回

妲己設計害比干

第二十七回

太師回兵陳十策

第二十八回

西伯侯伐崇侯虎

第二十九回

斬侯虎文王托孤

第三十回

周紀激反武成王

- 第三十一回 聞太師驅兵追襲
黃天化潼關會父
第三十二回 黃飛虎泗水大戰
飛虎歸周見子牙
第三十三回 晁田兵探西岐事
張桂芳奉詔西征
第三十四回 姜子牙一卜崑崙
四聖西岐會子牙
第三十五回 姜子牙冰凍岐山
四天王遇丙靈公
第三十六回 聞太師兵伐西岐
黃花山收鄧辛張陶
第三十七回 聞太師西岐大戰
子牙魂遊崑崙山
第三十八回 燃燈議破十絕陣
廣成子破金光陣
第三十九回 公明輔佐聞太師
陸壓獻計射公明
第四十回
第四十一回
第四十二回
第四十三回
第四十四回
第四十五回
第四十六回
第四十七回
第四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
第五十回

武王失陷紅沙陣
三姑計擺黃河陣

卷三

第五十一回
第五十二回
第五十三回
第五十四回
第五十五回
第五十六回
第五十七回
第五十八回
第五十九回
第六十回
第六十一回
第六十二回
第六十三回
第六十四回

子牙刳營破聞仲
絕龍嶺聞仲歸天
鄧九公奉敕西征
土行孫立功顯耀
土行孫歸服西岐
子牙設計收九公
冀州侯蘇護伐西岐
子牙西岐逢呂岳
殷洪下山收四將
馬元下山助殷洪
太極圖殷洪絕命
張山李錦伐西岐
申公豹說反殷郊
羅宣火焚西岐城

第六十五回

殷郊岐山受犁鋤

第六十六回

洪錦西岐城大戰

第六十七回

姜子牙金臺拜將

第六十八回

首陽山夷齊阻兵

第六十九回

孔宣兵阻金雞嶺

第七十回

準提道人收孔宣

第七十一回

姜子牙三路分兵

第七十二回

廣成子三謁碧遊宮

第七十三回

青龍關飛虎折兵

第七十四回

哼哈二將顯神引

第七十五回

土行孫盜騎陷身

四

第七十六回

鄭倫提將取汜水

第七十七回

老子一炁化三清

第七十八回

三教會破誅仙陣

第七十九回

穿雲關四將被擒

第八十回

楊任大破瘟癘陣

第八十一回

子牙潼關遇痘神

第八十二回

三教大會萬仙陣

第八十三回

三教收伏獅象吼

第八十四回

子牙兵取臨潼關

第八十五回

鄭芮二侯歸周主

第八十六回

渰池縣五岳歸天

第八十七回

土行孫夫妻陣亡

第八十八回

武王白魚躍龍舟

第八十九回

紂王敲骨剖孕婦

第九十回

子牙捉神荼鬱壘

第九十一回

蟠龍嶺燒邸文化

第九十二回

楊戩哪吒收七怪

第九十三回

金吒智取遊魂關

第九十四回

文煥怒斬殷破敗

第九十五回

子牙暴紂王十罪

第九十六回

子牙發東擒妲己

第九十七回

摘星樓紂王自焚

第九十八回

周武王鹿臺散財

第九十九回
第一百回

姜子牙歸國封神
周天子分封列國

封神

第二十六回 姐已設計害比干

朔風一夜碎瓊瑤，丞相乘機進錦貂；只望同心除惡孽，孰知觸忌伴君妖。
剝心已定千秋案，寵姐難差萬載謠；可惜成湯賢聖業，化爲流水逐春潮。

話說比干將狐狸皮硝熟，造成一件袍襖，只候嚴冬進袍。此是九月，瞬息光陰，一如彈指，不覺時近仲冬。封王同姐已宴樂於鹿臺之上。那日只見彤雲密布，凜烈朔風，亂舞梨花。乾坤銀砌，紛紛瑞雪，遍滿朝歌。怎見得姪

空中銀珠亂灑，半天柳絮交加；行人拂袖舞梨花，滿樹千枝銀壓。公子圍爐酌酒，仙翁掃雪烹茶；夜來朝搗透窗紗，也不知是雪是梅花。颼颼冷氣侵人，片片六花蓋地；瓦楞鴛鴦輕拂粉，爐焚蘭麝可添錦。雲迷西窗，催妝晚，煖閣紅爐玉影偏。此雪似梨花似楊花似梅花似瓊花似梨花，白似楊花細似梅花無香，似梅花幽貴。此雪有聲色有氣有味，有聲者如蠶食葉，有氣者冷侵心骨，有色者比美玉無瑕，有味者能識麥芽禾稼。團團如滾珠，霏霏如玉屑，一片似鳳羽，兩片似鵝毛，三片攢三，四片攢四，五片似梅花，六片似花萼。此雪下到稠密處，只見江河一道青；此雪有富有貴，有貧有賤；富貴者紅爐添獸炭，煖閣飲羊羔；貧賤者廚中無米，竈中無柴。非是老天傳勅旨，分明降下殺人刀。

凜凜寒威霧氣凝，國家祥理落紛紛；須臾四野難分界，頃刻千山盡是雲。
道上往來人迹絕，空中照耀自爲羣；此雪若到三更後，共說豐年有十分。

紂王與妲己正飲宴賞雪，當駕官啓奏：「比干候旨。」王曰：「宣比干上臺。」比干行禮畢，王曰：「六花飛出，舞雪紛紜，皇叔不在府第酌酒禦寒，有何奏章冒雪至此？」比干奏曰：「鹿臺高接霄漢，風雪嚴冬，臣憂陛下龍體生寒，特獻袍襖與陛下禦冷驅寒，少盡臣微忱。」王曰：「皇叔年高，當留自用，今進與孤，足見忠愛。」命取來，比干下臺，將朱盤高捧，面是大紅，裏是毛色。比干親手抖開，與紂王穿。紂王笑曰：「朕爲天子，富有四海，實缺此袍禦寒，今皇叔之功世莫大焉。」紂王傳旨賜酒，共樂鹿臺。

話說妲己在繡簾內觀看，都是他子孫的皮，不覺一時間刀剜肺腑，火燒肝腸，此苦可對誰言？暗罵：「比干老賊！吾子孫就享了當今酒席，與老賊何干？你明明欺我，把皮毛惑吾之心，我不把你這老賊剜出你的心來，也不算宮中之后。」淚如雨下，不表。

妲己深恨比干，且說紂王與比干把蓋，比干辭酒，謝恩下臺。紂王着袍進內，妲己接住。王曰：「鹿臺寒冷，比干進袍，甚稱朕懷。」妲己奏曰：「妾有愚言，不識陛下可容納否？」陛下乃龍體，怎披此狐狸皮毛，不當穩便，甚爲褻尊。」王曰：「御妻之言是也。」遂脫將下來，貯庫內。此乃是妲己見物傷心，其心不忍，故爲此語。因自沉思曰：「昔日欲造鹿臺，爲報琵琶妹子之讎，豈知惹出這場是非，連子孫俱勦滅殆盡。」心中甚是痛恨，一心要害比干，無計可施。

話說時光易度，一日，妲己在鹿臺陪宴，陡生一計，將面上妖容微去，比平常嬌媚，不過十分中一二，大抵每日如牡丹初綻，芍藥迎風，梨花帶雨，海棠醉日，豔冶非常。紂王正飲酒間，諦視良久，見妲己容貌大不相同，不覺盼眦。妲己曰：「陛下頻顧賤妾，殘妝何也？」紂王笑而不言。妲己強之，紂王曰：「朕看愛卿容貌，真如嬌花，令人把玩，不忍釋手。」妲己曰：「妾有何容色，不過蒙聖恩寵愛，故如此耳。妾有一結義妹，姓胡名喜媚，如今奉紂王出宮，妾之顏色，百不及一。」紂王乃是愛酒色的，聽得如此容貌，其心不覺欣悅，乃笑而問曰：「愛卿妹

有令妹可能令朕一見否？」姐已曰：「喜媚乃是閨女，自幼出家，拜師學道，在洞府名山，紫霄宮內修行，一刻焉能得至？」王曰：「託愛卿福庇，如何委曲，使朕一見，亦不負卿所舉。」姐已曰：「當時同妾在冀州時，同房針線，喜媚出家，與妾作別，妾灑淚泣曰：『今別妹妹，永不能相見矣！』」喜媚曰：「但拜師之後，若得五行之術，我送信香與你姊姊，欲要相見，焚此信香，吾當即至。」後來去了一年，果送信香一塊，未及二月，蒙聖恩取上朝歌，侍陛下左右，一向忘却，方纔陛下不言，妾亦不敢奏聞。」紂王大喜曰：「受卿何不速取信香焚之？」姐已曰：「尚早。」喜媚乃是仙家，非同凡俗，待明日月下，陳設茶案，妾身沐浴焚香相迎方可。」王曰：「卿言甚是不可褻瀆。」紂王與姐已宴樂安寢。

却說姐已至三更時分，現出原形，竟到軒轅墳中。只見雉雞精接着泣訴曰：「姊姊，因為你一席酒，斷送了你的子孫盡滅，將皮都剝了去，你可知道？」姐已悲泣道：「妹妹，因我子孫受此沉冤，無處申報，尋思一計，須如此如此……可將老賊取心，方遂吾願，今仗妹妹扶持，彼此各相護衛，我想你獨自守此巢穴，也是寂寥，何不乘此機會，享皇家血食，朝暮相聚，何不爲美？」雉雞精深謝姐已曰：「既蒙姊姊抬舉，敢不如命，明日即來。」姐已計較已定，依舊影形回宮入竅，與紂王共寢。天明起來，紂王好不歡欣，專候今晚喜媚降臨，恨不得把金烏趕下西山去，捧出東邊玉兔來。至晚，紂王見月華初升，一天如洗，作詩曰：

「金運蟬光出海東，清幽宇宙澈長空，玉盤懸在碧天上，展放光輝散彩虹。」

話說紂王與姐已在臺上玩月，催逼姐已焚香，姐已曰：「妾雖焚香拜請，倘或喜媚來時，陛下當迴避一時，恐凡俗不法，觸彼回去，急切難來。待妾以言告過，再請陛下相見。」紂王曰：「但憑愛卿分付。」一如命。姐已方淨手焚香，做成圈套，將近一鼓時分，聽半空風響，陰雲密布，黑霧迷空，把一輪明月遮掩。一霎時天昏地暗，寒氣侵人，紂王驚疑，忙問姐已曰：「好風，一會兒，翻轉了天地。」姐已曰：「想必喜媚踏風雲而來。」言未畢，只聽

空中有環珮之聲，隱隱有人聲墜下；姐已忙催紂王進裏面曰：「喜媚來矣！俟妾請過，好請相見。」紂王只得進內殿，隔簾偷瞧，只見風聲停息，月光之中，見一道姑穿大紅八卦衣，絲絳麻履，況此月色復明，光彩皎潔，且是燈燭輝煌，常言「燈月之下看佳人，比白日更勝十倍。」只見此女肌膚如玉，臉如朝霞，海棠風韻，櫻桃桃腮，光瑩嬌媚，色色動人。姐已向前曰：「妹妹來矣。」喜媚曰：「姊姊，貧道稽首了。」二人同至殿內，行茶罷，姐已曰：「昔日妹妹曾言：『但欲相會，只焚信香。』即至今果不失前言，得會尊容，妾之幸甚。」喜媚曰：「貧道適聞信香一至，恐違前約，故即速前來，幸恕唐突。」彼此遜謝。

且說紂王再觀喜媚之姿，復觀姐之色，如天地懸隔。紂王暗想：但得喜媚同侍衾枕，便不做天子，又有何妨？心上甚是難過。只見姐已問喜媚曰：「妹妹是齋是葷？」喜媚答曰：「是齋。」姐已傳旨，排上素齋來；二人傳杯敘話，燈光之下，故作妖嬈。紂王看喜媚真如蕊宮仙子，月窟嫦娥，把紂王只弄得魂遊蕩漾三千里，魄遠山河十萬重，恨不能共語相陪，一口吞他下肚。抓耳撓腮，坐立不甯，不知如何是好。紂王急得不耐煩，只是亂咳嗽；姐已已會其意，眼角傳情，看着喜媚曰：「妹妹，妾有一言奉瀆，不知妹妹可容納否？」喜媚曰：「姊姊有何事分付，貧道領教。」姐已曰：「前者妾在天子面前，讚揚妹妹大德，天子喜不自勝，久欲一觀仙顏。今蒙不棄，慨賜降臨，實出萬幸。乞賢妹念天子渴想之懷，俯同一會，得領福慧，感戴不勝。今不敢唐突晉謁，託妾先容，不知妹妹意下如何？」喜媚曰：「妾係女流，況且出家，凡俗不便相會。二來男女不雅，且一男女授受不親，豈可同筵晤對，而不分內外之禮？」姐已曰：「不然，妹妹既係出家，原是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豈得以世俗男女分別而論？況天子係命於天，即天之子，總治萬民，富有四海，率土皆臣，無論何人皆可相見。我與你幼離結拜，義實同胞，即以姊妹之情，就是天子亦是親道，這也無妨。」喜媚曰：「姊姊分付，請天子相見。」紂王聞「請」字，也等不得，就走出來了。紂王見道姑一躬，喜媚打一稽首相還。喜媚曰：「請天子坐。」紂王便傍坐在側，二妖反上下坐了。

光下見喜媚兩次三番啓朱唇，一點櫻桃吐的是美孜孜一團和氣；轉秋波，雙灣活水，送的是嬌滴滴萬種風情。把個紂王弄得心猿難按，意馬馳鞍，只急得一身香汗。姐已情知紂王慾火正熾，左右難捱，故意起身更衣。姐已上前曰：「陛下在此相陪，妾更衣就來。」紂王復轉下坐，朝上觀面傳杯。紂王燈下，以眼角傳情。那道姑面紅微笑。紂王斟酒，雙手奉於道姑，道姑接酒，吐嬌娜聲音，答曰：「敢勞陛下。」紂王乘機，將喜媚手腕一捻，道姑不語。把紂王魂靈兒都飛在九霄。紂王見是如此，便問曰：「朕同仙姑臺前玩月何如？」喜媚曰：「領教。」紂王復攜喜媚手，出臺玩月。喜媚不辭紂王心動，便搭住香肩，月下偎倚，情意甚密。紂王心中甚喜，乃以言挑之曰：「仙姑何不棄此修行，而與令姊同住宮院，拋此清涼，而享富貴，朝夕歡娛，四時歡慶，豈不快樂？人生幾何，乃自苦如此？」仙姑意下如何？喜媚只是不語。紂王見喜媚不甚推託，乃以手抹着喜媚胸膛，軟綿綿溫潤潤嫩嫩的腹皮。喜媚半推半就，紂王見他如此，雙手摟抱，偏殿交歡，雲雨幾度，方纔歇手。正起身整衣，忽見姐已出來，一眼看見喜媚烏雲散亂，氣喘吁吁。姐已曰：「妹妹爲何這等模樣？」紂王曰：「實不相瞞，方纔與喜媚姻緣相湊，天降赤繩，你姊妹同侍朕左右，朝暮歡娛，共享無窮之福。此亦是愛卿荐拔喜媚之功，朕心喜悅，不敢有忘。」卽傳旨重新排宴，三人共飲至五更方共寢鹿臺之上，有詩爲證：

一國破妖氛現，

家亡紂王昏；

不聽君子諫，

專納佞臣言。

先愛狐狸女，

又寵雉雞精；

比干逢此怪，

目下死無存。」

話說紂王暗納喜媚，外官不知，天子不理國事，荒淫內闕，外廷隔絕，真是君門萬里。武成王執掌大帥之權，提調朝歌四十八萬人馬，鎮守都城，雖然是丹心爲國，而終不能面君進諫。彼此隔絕，無可奈何，只得長嘆而已。一日見報說東伯侯姜文煥分兵攻打野馬嶺，要取陳塘關，黃總兵令魯雄領兵十萬把守去訖，不表。

且說紂王自得喜媚，朝朝雲雨，夜夜酣歌，那裏把社稷爲重。那日二妖正在臺上用早膳，忽見姐已大叫一

聲，跌倒在地，把紂王驚駭汗出，嚇的面如土色。見妲己口中噴出血來，閉口不言，面皮俱紫。紂王曰：「御妻自隨朕數年，未有此疾，今日如何得這等兇症？」喜媚故意點頭嘆曰：「姊妹舊疾發了。」紂王問曰：「美人為何知御妻有此舊疾？」喜媚奏曰：「昔在冀州時，彼此俱是閨女姊妹，常有心痛之疾，一發即死。冀州有一醫士，姓張名元，他用藥最妙，有玲瓏心一片，煎湯吃下，此疾即愈。」紂王曰：「傳旨宜冀州醫士張元。」喜媚奏曰：「陛下之言差矣，朝歌到冀州有多少路？」一去一來，至少月餘，耽誤日期，焉能救得？除非朝歌之地，若人有玲瓏心，取他一片，登時可救，如無，須臾即死。」紂王曰：「玲瓏心誰人知道？」喜媚曰：「妾身曾拜師，善能推算。」紂王大喜，命喜媚速算，這妖精故意掐指，算來算去，奏曰：「朝中只有一大臣官居顯爵，位極人臣，只怕此人捨不得，不肯救援娘娘。」紂王曰：「是誰快說？」喜媚曰：「惟丞相比干乃是玲瓏七竅之心。」紂王曰：「比干乃是皇叔，一宗嫡派，難道不肯借一片玲瓏心為御妻起沉痾之疾，速發御札宣比干？」差官飛往相府。

比干閒居無事，正為國家顛倒，朝政失宜，心中籌畫，忽堂候官敲雲板傳御札立宣見駕。比干接札，禮畢曰：「天使先回，午門會齊。」比干自思：「朝中無事，御札為何甚速？」話未了，又報：「御札又至。」比干又接過，不一時，連到五次御札。比干疑惑：「有甚緊急，連發五札？」正沉思間，又報：「御札又至。」持札者乃奉御官陳青。比干接畢，問青曰：「何事要緊，用札六次？」青曰：「丞相在上，方今國勢漸衰，鹿臺又新納道姑，名曰胡喜媚。今日早，娘娘偶然心疼疾發，看看氣絕。」胡喜媚陳說：「要得玲瓏心一片，煎藥湯吃下，即愈。」皇上曰：「玲瓏心如何得？」胡喜媚會算，算丞相是玲瓏心，因此發札六道，要借老千歲的心一片，去救娘娘，故此緊急。」比干聽得，心落，自思事已如此，乃曰：「陳青，你在午門等候，我即至也。」

比干進內，見夫人孟氏曰：「夫人，你好生看顧孩兒，子德若我死之後，你母子好生守我家訓，不可違失。朝中並無一人矣！」言罷，淚如雨下。夫人大驚，問曰：「大王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比干曰：「妲己有疾，昏君聽

僧妖言欲取我心作羹湯，豈有生還之理！夫人垂淚曰：「官居相位，又無欺誑，上不犯法於天子，下不貪酷於軍民。大王忠誠節孝，表著於人耳目，有何罪惡，遽至犯取心慘刑！」微子在傍泣曰：「父王勿憂，方纔孩兒想起昔日養子牙與父王看氣色，曾說不利，留一箇帖兒在書房說：『至危急兩難之際，進退無路，方可看簡，亦可解救。』」比干方悟曰：「呀！幾乎一時忘了！」忙開書房門，見硯臺下壓着一帖，取出觀之，書上明白。比干曰：「速取火來！」取水一碗，將子牙符燒在水裏，比干飲於腹中，忙穿朝服上馬，往午門來，不表。

且說六札宜比干，陳青澄了內事，驚得一城軍民官宰，盡知取比干心作羹湯。話說武成王黃元帥同諸大臣俱在午門，只見比干乘馬飛至午門下馬，百官忙問其故。比干曰：「據陳青說取心一節，吾總不知。」百官隨比干至大殿，比干逕往鹿臺下候旨。紂王立候，聽得比干至，命「宣上臺來。」比干行禮畢，王曰：「御妻偶發沉痾，心痛之疾，惟玲瓏心可愈。皇叔有玲瓏心，乞借一片，作湯治疾。若愈，此功莫大焉！」比干曰：「心是何物？」紂王曰：「乃皇叔腹內之心。」比干怒奏曰：「心者，一身之主，隱於肺內，坐六葉兩耳之中，百惡無侵，一侵即死。心正，手足正；心不正，則手足不正。心乃萬物之靈苗，四象變化之根本。吾心有傷，豈有生路？老臣雖死，不惜，只是社稷邱墟，賢能盡絕。今昏君聽新納妖婦之言，賜吾摘心之禍，只怕比干在江山在。比干亡，社稷亡！」紂王曰：「皇叔之言差矣！今只借心一片，無傷於事，何必多言？」比干厲聲大叫曰：「昏君！你是酒色昏迷，糊塗狗彘，心去一片，吾即死矣。比干不犯剜心之罪，如何無辜遭此非殃？」紂王怒曰：「君叫臣死，不死不忠。臺上發君有虧臣節，如不從朕！」命武士「拿下去，取了心來。」比干大罵：「妲己賤人，我死冥下，見先帝無愧矣！」喝左右「取劍來，與我！」奉御官將劍遞與比干，比干接劍在手，望太廟大拜八拜，泣曰：「成湯先王，豈知殷受斷送成湯二十八世天下，非臣之不忠耳！」遂解帶現軀，將劍往臍中刺入，將腹剖開，其血不流。比干將手入腹內摘心而出，望下一擲，掩袍不語，面似淡金，逕下臺去了。

且說諸大臣在殿前打聽比干之事，衆臣紛紛議論朝廷失政，只聽得殿後有腳跡之聲，黃元帥望後一觀，見比干出來，心中大喜。飛虎曰：「老殿下事體如何？」比干不語。百官迎上前來，比干低首速行，面如金紙，竟過九龍橋去，出午門，常隨見比干出來，將馬伺候，比干上馬，往北門去了。不知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太師回兵陳十策

話說黃元帥見比干如此不言，退出午門，命黃明周紀：「隨着老殿下往何處去？」二將領命去訖。且說比干走馬如飛，只聞得風響之聲，約走五七里之遙，只聽得路傍有一婦人，手提筐籃，叫賣無心菜。比干忽聽得勒馬問曰：「怎麼是無心菜？」婦人曰：「民婦賣的是無心菜。」比干曰：「人若是無心如何？」婦人曰：「人若無心即死。」比干大叫一聲，撞下馬來，一腔熱血，灑塵埃，有詩爲證：

「御札飛來實可傷，
姐已設計害忠良。
比干倚仗崑崙術，
卜兆焉知在路傍？」

話說賣菜婦人見比干落馬，不知何故，慌忙躲了。黃明周紀二騎馬趕出北門，看見比干死於馬下，一地鮮血，染染衣袍，仰面朝天，瞑目無語。二將不知所以然。當時子牙留下簡帖上書符印，將符燒灰入水，服於腹中，護其五臟，故能乘馬出北門耳。見賣無心菜的，比干問其因由，婦人言：「人無心即死。」若是回道：「人無心還活。」比干亦可不死。比干取心下臺上馬，血不出者，乃子牙符水玄妙之功。

話說黃明周紀飛馬趕出北門，見如此行徑，來至九間殿，來問黃元帥。話說比干如此而死，講了一遍。微子等百官無不傷悼，內有一下大夫，厲聲大叫：「一番君無辜擅殺叔父，紀綱絕滅，吾自見禍。」此官乃是夏招，自往鹿臺，不聽宣召，竟上臺來，紂王將比干心立等做羹湯，又被夏招上臺見禍，紂王出見夏招，見招豎目揚眉，

兩眼面君不拜。紂王曰：「大夫要招無旨，有何事見朕？」招曰：「特來弑君！」紂王笑曰：「自古以來，那有臣弑君之理？」招曰：「昏君，你也知道無弑君之理，世上那有無故姪殺叔父之理？」比干乃昏君之姪叔，帝乙之弟，今聽妖婦妲己之謀，取比干心作羹，豈非弑叔乎？臣今當弑昏君，以盡成湯之法。」便把鹿臺上掛的飛雲劍，掣在手中，望紂王劈面殺來。紂王乃文武全才，豈懼此一個儒生？將身一閃，讓過。夏招撲個空。紂王大怒，命武士拿了武士領旨，齊來擒拿。夏招大叫曰：「不必來！昏君殺叔父，招宜弑君，此事之當然。」衆人向前，夏招一跳，撞下鹿臺，可憐粉骨碎身，死於非命。有詩讚曰：

夏招怒發氣生噴，只爲君王行不仁。不惜殘軀拼直諫，可憐血肉已成塵。

忠心自合留千古，赤胆應知重萬民。今日雖投臺下死，芳名常共日華新。

不說夏招死於鹿臺之下，且說各文武聽得夏招盡節鹿臺之下，又去北門外收比干之屍。世子微子德披麻執杖，拜謝百官。內有武成王黃飛虎微子箕子，傷悼不已，將比干用棺槨停在北門外，搭起蘆棚，豎立紙旛，安定魂魄。忽探馬報聞：「太師奏凱回朝。」百官齊上馬，迎接十里，至轅門，軍政司報太師：「百官迎接轅門。」太師傳令：「百官暫回午門相會。」衆官速至午門等候。聞太師乘墨麒麟往北門而進，忽見紙旛飄蕩，便問左右：「是何人靈柩？」左右答曰：「是亞相比干之柩。」太師驚訝，進城又見鹿臺高聳，光景嵯峨，到了午門，見百官道傍相迎。太師下騎笑臉問曰：「列位老大人，仲遠征北海，離別多年，城中景物盡都變了。」武成王曰：「太師在北，可聞天下離亂，朝政荒蕪，諸侯四叛。」太師曰：「年年見報，月月通知，只是心懸兩地，北海難平。託賴天地之恩，主上威福，方滅北海妖孽，吾恨脇無雙翼，飛至都城面君爲快。」衆官隨至九間大殿，太師見龍書案何以生塵，寂靜淒涼，又見殿東邊黃澄澄大圓柱子，太師忙問執殿官道：「黃澄澄大柱子爲何放在殿上？」執殿之官跪而答曰：「此是天子所置新刑名曰炮烙。」太師又問：「何爲炮烙？」只見武成王向前言曰：「太師此刑